

秦皇岛史地丛书

康群史地文集

KANGQUNSHIDIWENJI

2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康 群 史 地 文 集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生命的光彩

王岳辰、郭继汾、康群三位老人都是我未满二十岁时认识的，那时他们就已名冠我们这座小城，而我还是一头初生的牛犊，他们及马相、郭述祖、沈树武、齐庆昌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师长、前辈，二十多年来给予了我们这批人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今天，他们老了，却仍时时地关注着我们，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而欢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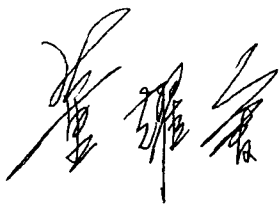
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和几位年轻朋友议论过，我们的文章和老一辈文章的长与短。我们的文章有活力、有锐气或者还有点灵气，但我们没有长辈文章的底气。那时我们也谈史籍，但那是一种食而不化的谈，对其中的精髓得其要领者少。而王岳辰、郭继汾、康群等老先生们，却很好地继续了传统文化，从《秦皇岛史地丛书》中收录的著述，完全可以读出他们学识的厚度、广度和深度。

王岳辰、郭继汾、康群三位先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我却是一个从来不曾打算做学者的人。学者需要有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专业知识积累过程，我年少时

对这个过程既无兴趣更无热情。是长城将我和学术联系起来的，但我在研究长城的早期，完全是硬着头皮啃史书。毫不夸张地说，我为适应做学问那枯燥、抽象、烦杂的唯理主义所费的心力，并不亚于走长城的付出。我热爱形象思维的文学艺术，却最终在抽象思维的学术领域开了花，结了果，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秦皇岛这些史地专家们影响。在我们奋斗的十几年间，始终以老一辈为榜样，要求自己不要浮在表面和表象上，要求自己要有深厚的积淀，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到现在仍做得不是很好，却已经受益多多。

数十年来王岳辰、郭继汾、康群在行政、事业、教育等不同岗位工作之余，还能挥洒自如地驰骋于文史之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着实让人敬佩。这套丛书所发的文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大多从发表的载体上读过，但今天集中读来却感受更深。

我祝愿三位老人，尽情享受人生美好时光，并焕发出生命所有的光彩。祝他们健康长寿。

A stylized, cursive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Wang Yuechen, the author of the text.

二〇〇一年十月八日

目 录

碣石

碣石考辨·····	(1)
碣石考·····	(5)
碣石是古代北方大港·····	(13)
碣石与求仙·····	(17)
仙·方士·三神山·····	(21)
扑朔迷离话徐福·····	(23)

孤竹·卢龙

孤竹国浅探·····	(27)
夷齐行迹琐议·····	(30)
孤竹与朝鲜·····	(38)
献身国家统一大业的田弘正·····	(42)
千秋浩气萦平州·····	(45)
燕王兵出刘家口·····	(50)
刚直敢谏的白瑜·····	(52)
“令支塞卷西风雨”——著名诗人尤侗在永平·····	(54)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59)
卢龙杂考·····	(63)

秦皇岛

“人言此是秦皇岛”	(68)
古诗描绘的秦皇岛	(69)
读《贺秦皇岛开埠诗》有感	(70)
《春日望海诗》写在秦皇岛	(72)
海港区地名集锦	(76)

渝关·榆关·山海关

渝关考辨	(81)
碣石道、渝关的两段简史	(90)
“五花城”考	(95)
巨匾琐谈	(99)
“冲冠一怒为红颜”——三百五十年前的山海关之战	(104)
甲申山海关之战战况综考	(111)
永远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 100 周年	(117)
历史上的石河	(121)
山海关史地杂考	(123)
萧德宣与《山海关杂咏》	(127)
关城“三先生”小传	(128)

老龙头·姜女祠·角山

老龙头史话	(133)
万里长城之最——入海石城	(140)
“天开海岳”碑	(141)
海神庙	(142)
老龙头诗话	(144)
试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	(148)
山海关姜女庙丛谈	(157)
姜女坟与碣石	(165)
望夫冈畔夜乌啼——顾炎武《望夫石》诗简析	(167)

漫话角山·····	(169)
-----------	-------

北戴河海滨

《北戴河旅游》序·····	(176)
北戴河“汉武台”考·····	(177)
避暑胜地——北戴河·····	(179)
王子达子坟的来历·····	(181)
四百年前的一首北戴河旅游诗——《联峰山》·····	(183)
东联峰山摩崖石刻·····	(184)

昌黎·抚宁·青龙

李大钊与韩文公祠·····	(185)
也谈韩愈与昌黎·····	(186)
昌黎轶事掇拾·····	(189)
阳乐小考·····	(191)
长城要隘九门口·····	(192)
天马山摩崖石刻·····	(193)
青龙杖子何其多·····	(195)
古战场——都山·····	(196)

秦市综合

秦皇岛市境内古长城考·····	(198)
顾炎武在秦市的足迹·····	(208)
秦皇岛市地名琐探·····	(217)
秦皇岛古井谈奇·····	(228)
“都城”与行宫·····	(230)

碣石

碣石考辨

秦皇、汉武巡幸碣石，传为佳话。碣石何处？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近年来，学术界对碣石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本文也试就碣石考辨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关于碣石的地点有种种说法。清初胡渭《禹贡锥指》和清末杨守敬《水经图注》的碣石沦于海说曾流行一时，或说在乐亭县西南海中，或说在滦河口外，或说在昌黎大蒲河沿海。1975年，谭其骧教授发表《碣石考》一文，精辟地论证了“沉海说”的谬误，为考证碣石做出贡献。但他又提出“没于陆”说，认为碣石在昌黎七里海一带，“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部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

近年来，“昌黎碣石山说”较占优势。新编《辞海》、新编《辞源》均注碣石即今昌黎西北碣石山。1984年，《历史地理》和《地名知识》发表的两篇文章也都认为“今河北昌黎县北十五里远的仙台山（俗称娘娘顶）这就是历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山”。笔者未敢苟同，提出以下质疑：

昌黎碣石山东南距海四十华里，山高695米。顶峰“突起于万仞山胸之上，巨石高耸峭拔，直插云天”。登山须经“阎王鼻子”。“鹁子翻身”等险处，不易攀登。怎能设想终日以辇舆代步的封建皇帝会爬上悬崖峭壁？再者，秦皇汉武“之碣石”目的在于谒海求仙，如到远离海岸的高山之巅，岂非缘木求鱼？所以，秦皇汉武登仙台顶是极少可能的。

或说秦始皇刻铭辞的“碣石门”是仙台山南面的东西馒头山。

东西馒头山相距二里，若说是门，未免离得太远。仙台山后有摩崖石刻，在苔藓遍布的石壁上有“明昌”纪年依稀可辨。但是，“明昌”（1190～1196年）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较秦始皇时晚了一千四百年。

或说曹操《观沧海》写在仙台山上，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此说不妥。如果站在仙台山顶观海，从近700米的高山之巅向东南眺望，烟波微茫，绝看不到“洪波涌起”，何况视野所及并无海岛。可是有人竟撰文说，“今北戴河海滨莲蓬山（联峰山）在当时自然是被海水围困的一座孤岛”。即使那时莲蓬山真的曾成为“孤岛”，在望远镜还没有发明的古代，观看六十里外的“岛”，怎么会看清“草木丛生”、“百草丰茂”？仙台山的高度相当莲蓬山的四倍，居高临下，远望去，又何来“山岛竦峙”的感觉？

或说昌黎碣石山（仙台山）曾离海很近，“约在东汉末叶以后，海水北侵，碣石山南一带的海岸线内移至京山铁路一线，把碣石山包围了，故郦氏在《水经注》中言‘碣石立于巨海之中’”。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实之处。据地理考察，两千年来这一带海岸线除滦河三角洲外变化不大。关于“海水北侵”史书有记载：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和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发生过两次“海溢”、“漂没民居”。那是两次大海啸，今海河口以西受灾面积不小，但海水很快退下。曹操“东临碣石”距永康元年那次海啸时隔四十年，何潮不退？可见，仙台山下即为大海之说很难成立。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昌黎碣石山一名由来已久，现在以碣石命名的山只此一处，古碣石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古碣石何处？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去考察，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

二

近年来，山海关外“姜女坟”对岸和北戴河金山嘴都发现了秦汉建筑群址。

1984年7月4日,《辽宁日报》报道了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发掘石碑地、黑山头秦汉建筑遗址的消息,“认为碣石就是山海关外海上的姜女坟”。同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又报道了该两处考古的新收获。

石碑地遗址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南海边(西距山海关船厂六里),正对海中的“姜女坟”礁石。遗址经过发掘,已发现“东西长达300米”。“南北宽60米”,“高5米”的夯土台。还发现直径60厘米和40厘米的巨型夔纹瓦当。这种瓦当“目前仅见于秦始皇陵”。可以推知这里是秦汉的大型建筑群址。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肯定姜女坟遗址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

黑山头在石碑地西三里,遗址就在突出进海的高台地上,东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海拔24米,“建筑遗址范围每边长40余米”。就在这濒临大海的“山头”,已发现大块柱础石五十多块。间有几何图纹的空心砖和花面砖。有多处汉瓦鳞次栉比地平铺在地还保持房顶形状。瓦当为卷云纹。还有瓦砌内壁的陶井和排水管道,汉瓦残片俯拾皆是。据鉴定此处也是秦汉殿堂建筑群址。与石碑地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一组建筑。石碑地、黑山头一带南北十里东西八里的范围内,大金丝屯、周家、杨家、刘台子、止锚湾(即环海寺地嘴)等村均发现秦砖汉瓦,可见这里是一组秦汉建筑群体。

无独有偶,北戴河海滨的金山嘴也有考古新发现。金山嘴为一伸入海中的地岬,三面临水,形势天成。1924年,美国考古学家毕孝普等在此发现“千秋万岁”瓦当和秦砖,并拾得铁镢多种,还发现夯土墙址一段。1984年以来,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组织了三次考察活动。在金山嘴南端临海台地发现秦汉建筑群址,初步印象其范围东西240米,南北200米。汉瓦碎片随处可见。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等认为这里是秦汉建筑遗址。

三

将石碑地、黑山头遗址与金山嘴遗址作比较,前者更具有作为古碣石的条件。理由是:

一、石碑地、黑山头遗址前,有“足以为航海标帜”的“特立之石”——“姜女坟”礁石。该礁石由三块巨石组成,其一最高者出海面20米,峭壁矗立,航船从几十里外也可看到。“姜女坟”礁石北距石碑地海岸一里,西北距黑山头三里,东距“环海寺地嘴”三里。它和掉龙蛋等礁石遮挡风浪,成为海港的天然屏障。

金山嘴遗址附近没有“碣然而立”的巨石。

二、石碑地遗址附近有古长城遗迹。《周书·于翼传》:大象初年,“发山东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史载,北周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补修的。可以推论北齐长城也“东至碣石”。“石碑地”北面是“墙子里”村。墙子里以在古城墙以里而得名。

《永平府志》的舆地图上将这道断续的土墙遗址标绘为“红墙子”。“红”指墙的颜色,说明这墙是用土构筑的,与明代砖城有别。它的走向与明长城路线各异,明嘉靖十四年编的《山海志》说:“旧长城在关东北,延袤西北。”明万历二十二年,张栋《重修孟姜女庙碑记》说:“迤北大边,即古长城旧迹。”可见这道古长城与红墙子走向一致,红墙子旧迹很可能就是北齐至隋的长城。

北戴河金山嘴,以及昌黎碣石山等处,都找不到古长城的痕迹。

三、关于碣石门问题。黑山头遗址前一百米处有“龙门礁”二巨石。两石相距50米,因其状如门而得名。是否秦始皇曾镌刻铭辞与其上?查无实据。即使真在这里刻铭辞,经过两千年风雨剥蚀,不见痕迹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在碣石宫门立石镌刻铭辞。

金山嘴南端石壁有窟窿,人称南天门,如作为“碣石门”,似嫌太小。

四、‘姜女坟’一带地貌与《水经注》记述基本吻合。酈道元说：“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与“姜女坟”礁石近似；“枕海有石”很像“黑山头”；“如甬道数十里”又跟这一带地貌酷似：从角山到黑山头，山丘起伏，迤迤相连。

金山嘴及其附近地貌与《水经注》所记不合。

至于酈氏所记“濡水于此南入海”的碣石，应是大碣石山（即今昌黎碣石山）。该注前后抵牾的原因在于两地皆名碣石，作者又未亲临其地，记述时出现杂揉现象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姜女坟”礁石，就是古碣石港标帜的“特立之石”——碣石，秦皇汉武来过这里。

碣石考

秦皇、汉武巡幸碣石，传为佳话。碣石何处？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近年来，学术界对碣石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本文也试就碣石考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山乎，石乎？

碣石，山乎，石乎？这是千余年来争论的焦点。有必要追本溯源加以探讨。

从字义看。《尔雅·释名》：“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说文》：“碣，特立之石。”《汉书》文颖注：“此石著海旁。”这些解释集中到一点，碣石为海旁“特立之石。”

从史书看。《史记》记述秦皇、汉武巡幸各地，列举山名多处，可是“碣石”、“之罘”、“琅琊”未标山字；写“之碣石”、“至碣石”而不云“登碣石”。这绝不是司马迁落笔的疏忽，他扈从武帝封禅，亲历碣石，对碣石的地貌最有发言权。如上高山，自然要“登”；如到以巨石为标帜的地点，就可以写“之”写“至”，叙述语言反映了客观实际。我们知道，“之罘”是屏障烟台港的海岛；琅琊在今山东胶南县南

“面临黄海，下有港湾”(新编《辞海》)。“之罘”、“琅琊”，山势低矮，从而可以推知，碣石也不会是座大山。

至于，以碣石为名的大山是有的：“骊成，大碣石山山在县西南”(《汉书·地理志》)笔者认为“大碣石”即今昌黎碣石山。但是，古代以“碣石”为名的地点，并非一处。既然有大碣石山，就不能排除有小碣石山或碣石的存在。问题在于秦皇汉武到的碣石在哪里？这是研究的中心。

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

①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封泰山后，寻访蓬莱仙人，“并海上，北至碣石”。②可见，秦皇汉武巡幸碣石的目的，不是封山而是谒海求仙，不能设想秦始皇会从高山之巅派卢生入海；也不能设想汉武帝乘船“并海”能上高山。碣石应在海边。

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巡幸各地都带有炫示武力的军事目的。文武百官护驾，一路浩浩荡荡，经过的地方都在重要交通线上。秦皇由碣石“巡北边”，汉武从山东半岛“并海”③来此，说明这里是当时北方陆海交通枢纽。上古之世，“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秦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④二世“并海”南去，汉武“并海”北来，皇帝巡海，舟师云集，碣石当在能吞吐巨舰的海湾，岸上也会筑有离宫别馆。碣石，这个“特立之石”，虽不甚高，但作为海港的地理标帜而赢得了光荣。正是基于这一道理，碣石才会声震遐迩，名垂史册。

碣石所在鸟瞰

关于碣石的地点有种种说法：

清代，胡渭《禹贡锥指》和杨守敬《水经图注》主碣石“沉海说”，前者说碣石在滦河口外，后者说碣石在乐亭县西南海中。

当代，也有人主张碣石在昌黎大蒲河附近沿海，已沉没。

1976 年，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教授发表《碣石考》一文，精辟地论证了“沉海说”的谬误，为考证碣石做出贡献。他又指出“没于

陆”说，说碣石在昌黎七里海一带，“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部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

还有昌黎碣石山即碣石说，碣石在北戴河海滨说，碣石为姜女坟说，卢龙说，抚宁说，临榆说，不一而足。

集中上述种种说法，可以鸟瞰碣石所在地理范围的轮廓：在渤海北岸，西南起乐亭沿海，东至山海关外的环海寺地嘴（止锚湾），约长一百五十公里。

如从自然地理条件分析，范围还可以缩小。滦河口冲积扇（包括乐亭南部沿海）海岸为淤泥或沙碛，无山无石，无避风浪的港湾，再加上“沉海说”不成立，碣石所在范围应排除乐亭南部沿海和滦河口这一地段。这样，碣石所在地理范围的西限当不超过昌黎碣石山，东限不超过止锚湾，基本上都在秦皇岛沿海。

这一带海岸两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碣石不会离海太远。“卢龙”说，“抚宁”说，“临榆”说，是指历史上碣石曾归某县管辖，从来无人认为碣石在北部燕山丛中。关于碣石地点诸说中离海岸最远的要数昌黎碣石山了。

昌黎碣石山东南距海四十华里，山高 695 米。顶峰“突起于万仞山胸之上，巨石高耸峭拔，直插云天”^⑦。山高，距海又远。作为秦始皇派卢生入海出发地和二世、汉武“并海”来往的港口，不大可能在这里。曹操《观沧海》诗：“山岛辣峙”、“洪波涌起”，描写的是近海之景从低处观海之景，与从昌黎碣石山巅观景景色迥异。

或说，昌黎碣石山曾离海很近，“约在东汉中期以后，海水北侵，碣石山南一带的海岸线内移至京山铁路一线，把碣石山包围了。”^⑧故酈氏在《水经注》中言“碣石立于巨海之中”。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关于东汉“海水北侵”是事实，史书有记载。质帝本初元年（146 年）和桓帝永康元年（167 年），发生过两次“海溢”，“漂没民居”。^⑨那是两次大海啸，今海河口以西受灾面积不小，但海水很快退下。《后汉书·桓帝纪》“渤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

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粟(廩)人三斛”。从这道诏谕可知海水并没有久淹不退，如久淹不退是不能按上述规定赈灾的。曹操“东临碣石”距永康元年那次海啸时隔四十年，何潮不退？郦道元生活的年代离东汉海啸四百年，怎么海水还把昌黎碣石山“包围”哩！如昌黎碣石山被大水包围，辽西郡的平原地带岂不尽成泽国吗？如果真有那么大的“海溢”、“海浸”史书不会佚于记载的。可见，昌黎碣石山下即为大海之说缺少说服力。

研究历史地理，只靠东鳞西爪的历史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有实物史料——古代文化遗存一来作证明。纵观从昌黎碣石山到山海关外止锚湾的沿海地带，哪里是碣石呢？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到秦皇巡幸、汉武帝“并海”，三百多年碣石惨淡经营，里面不会没有离宫别馆，更不会没有驻蹕的城池，虽然距今年代久远，总会有遗迹可寻。

秦汉遗址的新发现

近年来，山海关外“姜女坟”对岸和北戴河金山嘴都发现了秦汉建筑群址。

1984年7月5日，《辽宁日报》报道了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发掘石碑地、黑山头秦汉建筑遗址的消息，“认为碣石就是山海关外海上的姜女坟”。同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又报道了该两处考古的新收获。

石碑地遗址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李村南海边（西距山海在船厂六里），正对海中的“姜女坟”礁石。遗址经过发掘，已知“东西长达300米”。①“南北宽60米”，并有“高五米”长宽各40米的夯土台。②还发现直径60厘米和40厘米的巨型夔纹瓦当。这种瓦当“目前仅见于秦始皇陵”。③可以推知这里是秦汉的大型建筑群址，“而特大瓦当也不可能是一般郡县级别的建筑，应属皇家族别建筑物”，④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肯定姜女坟遗址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

黑山头在石碑地西三里，遗址就在突出进海的高台地上，东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海拔 24 米，“建筑遗址范围每边长四十余米”。就在这濒临大海的“山头”，已清理出大块柱础石五十多块，间有何图纹的空心砖和花面砖。有多处汉瓦鳞次栉比地平铺在地还保持房顶形状。瓦当为卷云纹。还有瓦砌内壁的陶井和排水管道，汉瓦残片俯拾皆是。据鉴定此处也是秦汉殿堂建筑群址。此外，黑山头，石碑地以北的杨家、周家、大金丝屯、刘台子和以东的“止锚湾”等村都发现了秦汉建筑遗址，在南北十里，东西八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秦汉建筑遗址的群体。

无独有偶，北戴河海滨的金山嘴也有考古新发现。金山嘴为一伸入海中的地岬，三面临水，形势天成。1924 年，美国考古学家毕孝普等在此发现“千秋万岁”瓦当和秦砖，并拾得铁镞多种，“毕氏考察铁块之年代当远在前二千年”。^{①⑥}还发现夯土墙址一段。毕氏就历史文献所载推论金山嘴为汉朝北海三大军港之一。后因战乱等历史原因考察与研究中断，金山嘴遗址湮没无闻。1984 年 9 月以来，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组织了多次考察活动。在金山嘴南端临海台地发现秦汉建筑群址，初步印象其范围东西 240 米，南北 200 米。汉瓦碎片随处可见。已发现卷云纹瓦当多枚和菱形花纹空心砖（整、残）数块，还有直径 60 厘米的夔纹特大瓦当（遮朽）残片，南面更发现十余米夯土墙址。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等认为这里是秦汉建筑群址。近来，这里更发现了完整的云纹半瓦当和山云纹半瓦当残片，可以推知金山嘴古建筑群体的历史当上溯到战国时代。金山嘴以北的沿海土丘上也发现秦砖汉瓦残片，再迤北二华里的鸽子窝附近的台地上还发现了汉代陶器。这说明了金山嘴古建筑遗址是多组群体，规模很大。北戴河联峰山西麓傍戴河有古城村，该村因古城遗址而名。古城建于何时有待考证，或许与金山嘴建筑群体有关。

上述两组秦汉建筑群址共同具有古碣石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一)两地在西汉鬲县、肥如,东汉临渝境内,与《汉书注》等历史文献资料所记碣石位置不悖;(二)两地都有秦汉大型建筑群址,与秦皇汉武来碣石的时代相合;(三)两地都为临海高丘,可饱览大海景色;(四)两地都在幽州通往辽东的交通线上,便于车驾往来;(五)两地都有优良的港湾。黑山头、石碑地遗址前有“姜女坟”等礁石,与东面伸入海内的环海寺地嘴合抱,构成了天然良港——止锚湾。这里至今还是重要渔港。金山嘴上有海神庙,碑文记述元明以来这里就是帆樯云集的海港。正因为“止锚湾”和金山嘴都是海港,既可由山东半岛“并海”来此,又可由此“并海”南往会稽,所以两地都具有秦汉碣石基本的地理特征。

比 较

将石碑地、黑山头遗址与金山嘴遗址作比较,前者更具有作为古碣石的条件。理由是:

一、石碑地、黑山头遗址前,有“足以为航海标帜”的“特立之石”——“姜女坟”礁石。该礁石由三块巨石组成,其一最高者山海面二十余米,峭壁矗立,航船从几十里外也可看到。“姜女坟”礁石北距石碑地海岸一里,西北距黑山头三里,东距“环海寺地嘴”三里。它和掉龙蛋等礁石遮挡风浪,成为海港的天然屏障。

金山嘴遗址附近没有“碣然而立”的巨石。

二、石碑地遗址附近有古长城遗迹。《周书·于翼传》:大象初年,“发出东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史载,北周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初修的。可以推论北齐长城也“东至碣石”。“石碑地”北面是“墙子李”村。“李”是“里”的谐音,墙子里以在古城墙以里而得名。墙子里村东有一道黄土毛石结构的土墙遗址,南起石碑地,“延袤西北”,循着大石山、毛山、齐岭、馒头山,直上角山。《永平府志》的舆地图上将这处土墙遗址标绘为“红墙子”。“红”指墙的颜色,说明这墙是用土构筑的。与明代砖城有别。它的走向与明长城路线各异,明嘉靖十四年编的《山海志》说:“旧长城